

典

聖典卷之十三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朱睦㮮編輯

懷舊

丙午四月戊辰濠州父老經濟等來見

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

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
飲極歡
上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
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孝弟
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
謝
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濵淮諸郡尚有
冦兵恐爲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
於是濟等皆歡醉而去

是月庚午

上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爾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群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首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

上天鑒之卒底成事在仁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爲之屬心今歸故鄉願念桑
梓撫諭親故眷眷不忘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無
意不是過也
是月戊寅
上將還建康謁辭陵召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故愛
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墓所在吾豈敢忘但國
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善為我守視仍賜英文
等綺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又謂諸

父老曰今兵禍已息鄉里安靜父老當得優游無事撫育妻子各保生業鄉縣租賦當令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於是父老皆懽悅再拜謝曰感

主上恩德無以報也

洪武十二年二月賜太醫院判郝致才致仕致才濠梁人初

上在龍潛時嘗遘疾致才進善藥而瘥及

上即位召至京命爲太醫院判至是憫其年老特勅

致仕而官其子文傑為院使
十五年三月丙寅
上謂戶部臣曰鳳陽朕之故鄉
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即成帝業而豐
沛之民終漢世受惠朕今永免鳳陽臨淮二縣稅
糧徭役宜榜諭其民使知朕意
二十五年癸酉詔兵部凡將校流罪以下謫戍雲
南貴州者俱復其官因謂侍臣曰將士始從行伍
助朕創業平定天下擐堅執銳萬死一生雖得

官累難其選其有官之後罔知戒慎犯法者多朕
復念其勲勞不忍遽寘以法但流之邊境以抑其
非心令旣有年必懷自新古人言人惟求舊朕豈
忍終絶之乎侍臣皆曰
陛下念功思舊如此爲臣者孰不改過自新
求言
乙未六月丁巳
上召閣安李貫與語時平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尚
洲㳂僣爭攻城略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

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
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
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下以爲何如安
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
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
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
戊戌十二月庚辰

上自督至徽召故老孝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

姚璉來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又

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爲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

嗜殺人故能定天下十一
主上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
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
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
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
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
生息可待矣
上曰有不便者盡書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

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辛丑七月甲子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顔曰臣見

主上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上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於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

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能
盡忠於我也乃賜之所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
在前朝頗有善譽爲王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
進讜言斯誠可嘉

甲辰四月庚子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
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者亟欲更之已無及
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
世故則知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

亦猶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人尚有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

無一得之長乎詳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是月戊午

上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無隱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爲起居注

上諭之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爲稱職也吾平[illegible]

[illegible]官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任居左右可

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

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

于平曠則顛踣吾每以自警故以此勗爾等也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上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讜言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若有過必

諫諫而不切者非忠[illegible]不

直者亦非忠也比來必[illegible]已

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illegible]雖有[illegible]無

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非

人臣事君之義也

是月翰林進大祀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甚桂彥良進曰臣聞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

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皆得釋

二月己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諍豈朕

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默默乎[illegible]

以言爲職所賞者忠言曰聞有益於天下國家君
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
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
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詞或
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
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盖見秦漢以來
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
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
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

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
言而無實畧不之究亦見
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
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
差謬
八月庚寅
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

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illegible]
上有所採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近
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者[illegible]
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獎勸[illegible]此言
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
其福聽忠直則正人々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
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
者坐不用此耳

是月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
上詰之而罷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書其心爲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爲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illegible]次火向罪
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
四年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劉基爲

上言李文公舊勳將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基叩頭曰是如屋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木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當求大才勝任者如臣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

六年三月乙卯

上謂群臣曰昔唐太宗恐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觀湯以從諫弗咈而興紂以飾

非拒諫而亡與亡之道在從諫與咈諫耳大抵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放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憸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興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采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他驛

無以增宄乎驛
上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崧以爲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閒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爲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八年五月庚申朔
上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

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居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名德贊明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金縅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由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年六月甲申朔

上諭侍臣曰朕觀往古任治自用之君餙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爲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已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是月壬寅

上諭侍臣曰舍已從人聞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

者擢韶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詔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上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匡弼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

因元月詔求直言邇來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自省古今乾道變化[illegible]

人君熟思至此惶惶無所措手足惟告臣民許言

朕過

十一月

上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節曰嘗聞殷高宗思治夜有賢人入夢俾形旁求得傳說於版築委任之海內咸安周文王起磻溪之釣遂興周八百朕思古有是君亦有是臣自是之後列聖相傳名臣相繼如斯君臣者鮮矣曩者天厭元之不德朕乘群臣並起之秋摧強撫順偃兵息民綱維海內以主

黔黎律範令布惟務安人已九年矣其間尚有不
迪于教而罹法者欲盡以刑治之又恐沒身者衆
特姑緩刑章俾之力行冀其格心期于無刑頃者
天變於上朕心皇皇於是詔告臣民許言朕過詔
令旣行中外言者有之獨卿敷露肝膽而陳國計
雖可否半之豈不盡己之謂忠乎朕以至意諭羣
卿若夙夜如斯爲國爲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
名亦不朽矣
十二月丙辰

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礙
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
當事機叢脞左右之人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
不爭皆盡善人受其惠君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
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
之徒豈不惜哉群臣皆頓首
十年六月丁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
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

治否實關於此朕嘗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懷言而不得言疏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十五年二月以福建儒士沈士榮爲待詔士榮抗疏言天下事謂當修治省刑且請給筆劄條例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

上雅重其鯁直賜手詔褒之

八月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竭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爲正統僅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爲迭興之閏位乃知秦爲周之閏隋爲唐閏元爲國朝之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經差從容直諫致中和以至顯
文明之治則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
窮矣豈特八百年而已哉
上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然
亦由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不
有不由創業垂統之君修德慎罰以爲子孫遠
之基本其所以速禍亂亡者必反是鑑之往古事
誠可懲要之祈天永保固有其道修德慎法亦一
端耳好問所言甚可取也

九月壬申儒士沈士榮上書言事大意謂
上用人當詳加採擇又當求諫
上嘉納之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
久矣一旦應詔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
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
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於後世卿其勉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瑺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思
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計

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其利於天下也瑺等皆頓首謝

三十年正月陞翰林修撰張信爲侍讀編修戴彝爲侍講

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等當以古人自期勿負朕擢用之意

勅士

吳元年七月丙午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賜及

道里之費

上諭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於布衣到任之

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

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人

洪武七年十一月乙丑賜諸司歷事監生文綺衣

先是

上以儒生專習書史未諳吏事一旦任之以官多爲

猾吏所侮乃命於諸司習吏事至是命冬夏給衣

賻之

九年十二月甲辰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銓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

即令赴任聞久任京邸者日有所費甚至空乏之假

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

京者歷綜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

其守[illegible]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

[illegible]者照其道里遠近仍令有司給舟車送

之務爲令

十年二月丁卯

上諭省臣曰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富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著爲令

十二年八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凡士非建功名之爲難而保全始

終爲難自今內外官致仕還鄉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里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爲令

二十年九月丙午

上諭户部侍郎楊靖曰爲政者務存大體近文武官俸米有以斗升爲計甚非所以示朝廷忠信重祿

之道自今百官月俸皆以石計或止於斗毋得瑣碎

二十四年五月丁亥朔

上諭兵部試尚書茹瑺曰禮莫大於別貴賤明等威今在外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聞到任多無馬乘有騎驢出入者非所以示民也或假借於人因而被浸潤不能舉職者有之甚乖治體其官爲市馬布政司按察司二十疋府減半州縣又減府之半一馬率十戶餉之歲終則

更其役

聖典卷之十三終

聖典卷之十四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illegible]編輯

育才

巳亥正月

上取婺州改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

府學爲國子學至是
上以規制未廣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
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
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困敝之餘首建太學招來
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
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
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六月丁卯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以教

爲先令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者遵古制
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
聚太學人材之所出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
水之長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有效者必養其
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譬猶壅百川而
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是月庚午
上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
習日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

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
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忘武事詩曰文
武吉甫萬邦爲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
爲法矣爾等宜勉之

十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
衣冠禮義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
學校之設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鬬惟
知干戈莫識俎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

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
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
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
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是月辛卯命郡縣立學校
上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
入主中國夷狄腥羶汙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
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皆鬬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
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

今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竝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上曰須先擇國子學官能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由其質美實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卒無實用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

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

上諭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為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是月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士之爲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聖
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
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於學
於暇時觀之深有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之法須參
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諭
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講律令必有所益
九月丙午禮部尚書李淑正言州縣儒學訓導多
以賢良等科薦至京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
上曰學校人才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爲憂而有司

又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才之意其即禁之著為
令
十一月甲辰
上召吏部兵部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其
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縫掖
者或不閑於武略被介胄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
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
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
中規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

爲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

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夫鍾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

其慎之勉副朕意

五月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構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展仲尼之道以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終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生當敬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身仲尼四勿之

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求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直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怠

十一月壬戌

上命禮部臣箚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諭之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

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囊書自隨遇暇讀
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
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
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臣考補命工部督匠
脩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十六年正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諭之曰國學為育
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
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

命卿兼蒞其事必特加勸勵俾有成就
是月壬戌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之曰太學天下賢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
自建學以來歷選師儒以居是職至今未臻其効
其士習之難變與師道之不立與此朕所以夙夜
究心慎擇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學耆德可以任道
故特命爲祭酒尚體朕立教之意使諸生有成士
習丕變國家其有賴焉卿其勉之
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上言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夫天地矣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會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義

非但可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八年六月吏部引奏不第舉人俱授教官

上謂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速成譬之爲屋必基於實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於此而即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教人尤當自脩夫自脩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即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其

勉之

二十一年九月甲午部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才顧養之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願遣入學者聽復其身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者方許充貢爾禮部其申明之

十月壬子賜國子監生鈔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

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鬻釜牀榻以處諸生之

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使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上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

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必使之得所然後可

必其成材蓋天地之生材皆爲世用人雖有才當

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就者也

是月

上召監察御史解縉之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文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

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瑺引奏湖州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戍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上報

上謂兵部尚書沈溍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溍對曰此

生學未見成效若遽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譬之稼必深耕而有獲若刈不待熟則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奬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材高年少勇於敢為

上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遽使牧民未見

其可夫素操刃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少年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二十四年五月己卯

勑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進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

聞可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
先聖賢之道以脩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云
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上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爲耕匠氏舍斤斧則
無以爲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爲學朕常念北方
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無書讀向
嘗頒與五經四書其他子史諸書未曾賜予宜於
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二十八年六月壬申戸部知印張永清言雲南四

川諸處邊夷之地民皆羅羅朝廷與以世襲土官於三綱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設學校以教其子弟

上然之諭禮部曰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姪之俊秀者以教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鬭之事亦安邊之道也

七月詔國子生日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為

百王軌範脩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
大事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于春秋
鮮有明之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
為政臨民庶乎有本
二十九年三月命國子監學正吳啓署祭酒博士
楊淞署司業學錄張毅署丞事
上面諭之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天下人材所聚爲
之師者不專務記問慱洽在乎檢身飭行守道尊
嚴使之敬慕日化於善則賢材衆矣盖師嚴則道

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之爲太學師嚴條約以身先之此最可法

三十年七月己巳申明學規教條

上謂禮部臣曰太學育才之地朝廷厚廩祿廣學舍延致師儒以教諸生期於有成爲國家用近者師道不立學規廢弛諸生惰業至有不通文理不精書筭不諳吏事甚者抗拒師長違越禮法甚非育材養賢之道也向者已令條陳學規俾師生遵守爾等宜申明之

聖典卷之十四終

興卷之十五

周府宗正管宗學事臣睦㮮編輯

鑒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群臣朝

上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舉措一失遂至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

吴元年七月

上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嘗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安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妨生民之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

可不懼哉

十月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脩省者蒙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灾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侯暴露毋雨應期灾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由人致

也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安群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

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

天下實由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

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爲非道心常不然旣而與諸

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

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

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

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從者四
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
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
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
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
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
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

卯

是月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張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後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後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此深有警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七月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
平朕豈不欲休息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
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
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
惕然

八月壬午以克元都捷至羣臣上表稱賀禮畢侍
臣復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
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
黷武跨越千古
上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
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
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
承藉之德不能以仁厚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
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九月庚辰
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位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燄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

祖宗創業之艱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

鈌日愼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

二年十二月壬辰

上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遲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爲法秦之暴虐可以爲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若槩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

作矣混淆矣

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劉

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人

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末主

荒淫無度政令隳壞民困於貪殘烏得而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

得而不興

上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經

征斂日促水旱災荒頻年不絶天怒人怨盜賊蠭
起群雄角逐竊據州郡朕不得已起兵以圖自全
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開拓疆宇當
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
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何得
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今獲其遺徹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
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十一月戊戌

上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猶懼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

危乘之今日與卿等宴歓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
故相戒勉也
四年四月壬辰
上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故
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
聖人無非勤非思乎思惟日孜孜禹所以成大功
不遑暇食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之人未勤庶政先
爲優逸若元之季世上下妄安驕奢淫縱政事不
理職事不恤卒以失天下可不戒哉

九月丙辰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乃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創殘死亡心甚不忍嘗思爲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十月庚辰朔

上謂省臣曰祥瑞灾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

禎祥則有驕心聞灾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勿

奏祥瑞若灾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罔體朕心遇

灾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戒

之意中書省其行天下遇有灾異即以實上聞

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

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院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

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上謂羣臣曰昔元都旣平有勸朕即取遼陽者朕

力不施於所綏威不加於所畏遼地雖遠不必以

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

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觀望朕亦

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

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欵然自

古興亡之道與亂治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

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逆亂

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弗保此輩遂為朕臣僕

向使其君臣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
至淪喪卿等宜監前轍小心愼德以匡朕不逮凡
朕有所爲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
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宗社
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舶定
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上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可喜亦有可慮禎曰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上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

脩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

由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六年三月制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兵部尚書樂韶

鳳奉香幣往奉安之

上謂宋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

敢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恒

競惕自持夫人君父天母地而爲民父母者也苟所爲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能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矣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始終此心則天下幸甚

十二年八月甲子

上御華盖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巳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

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於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上與翰林待制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君人乎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求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十四年九月丙午

上謂四輔官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君有德而降祥以應之不德其降灾以警之故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謹謹懼無遺猶慮有非常之灾若恣肆不戒豈能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十八年五月戊子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平地

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上謂廷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二十七年正月

上退朝御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爲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愼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效猶未臻甚矣爲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衆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爲之惕然

四月癸未

上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亂亡之故未有不由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茲天眷卿與朕共事者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凡朕之事天子民有所至者卿即以為言使知有所警毋謂已安不以為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端好尚

戊戌十二月婺州有男子進一女子約二十歲能作詩

上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誅之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弊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

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皡皡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著於簡册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夙夜兢業以圖天下之安豈敢游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袪千古之惑也

六年正月辛酉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

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於人尤

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窮寵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十六年夏四月乙亥

上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愼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也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愼也

二十年八月戊申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爲物誘則如鏡之受垢

水之有滓昏翳舊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謙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上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
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
此則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則正直疎而邪佞
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二十九年四月丙午
上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
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

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技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致亡好之雖不至過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心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太公不爲物累凡

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是月

上嘗曰我於花木結實可食用者種之無實者不用如桑棗柿樹有實及椶樹漆樹尤用心栽種蓋因有益於公私之用苑囿臺榭珍禽異獸無益者並不留心

崇謙

吳元年正月丁丑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

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
殊非古者詰至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
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
吳元年十二月丙戌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上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
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
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
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祐邦家海宇康
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併

之

洪武三年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當

舉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

太和雖日一舉樂未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

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正宵旰憂勤之不

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俟大兵凱還

士卒無饑寒之憂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

膳未晚也

是月癸酉中書省以左副將軍李文忠所下令旨

榜諭天下

覽之見其有後夫之辭謂宰相曰卿等爲輔相當

法古昔致君於聖賢何乃習爲小吏浮薄之言不

知大體妄加詆誚況元雖夷狄然君主中國且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

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四年閏三月壬午

上曰敕書所稱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卽自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諭詞臣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爲後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上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可備否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興此本

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

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撰德凉薄故也侍臣

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

所謂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真有奇效矣

而

聖德謙抑不有其有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

俾天下之民各安生業若唐虞之治

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一窮民猶謂民化未安

業朕心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謝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典卷之七十五終